



諸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兼之氣質柔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偽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恠竒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書內書二十一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併真天文地形時

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謬稱齊俗道應記論言丘略
說山說林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
國不為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
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
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
非其要也曰杜闕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
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廢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
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
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
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

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
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
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
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霄之霄之非君也是則
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
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
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儂者設筵薦脯醢觴胸
胸起執爵啐酒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
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爵

攸是崇霄燭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
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
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虜必吐哺而逃濯谿見鱗必
棄履而走宮火已熾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
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債事徃徃類此是何可勝
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
亦何其謬哉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倥而推鄙盡國
中無過者進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董有所失語
大夫梅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梅
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艷色姓從古然也中山君

曰何哉大夫梅曰君聞矣此子琴之為人乎子琴慎
妃耦十年不遂恒齷齪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
癩如叢珠且黑而齷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
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為比下太清其

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
襲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
其言脩煉之術甚具洪乃特與之戾不識何也洪嘗
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
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
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

自衛靈公以下至此
又善為比俱錯
簡下太清以下乃論抱朴子文

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尉
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
是而學六執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
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
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為少異爾袁孝政謂劉書孔
昭傷已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
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
為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
百家之說以是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

元會子同四字一本作注

異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
人穹孤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
生能無傷乎元會子嘗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
私謚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
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玩逸偽作未必有其人
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
不在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
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
之偽作乎一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

有穢行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寧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鄉墓志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為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時之所為牽合傳訾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泫然而興之言閔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問禮於閔子明此最為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天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宣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玄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載者外篇三卷爾詳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

撰常詣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
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
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
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
亦以自號其書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隱
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
仕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書錄唐大中後
事蓋駁乎不足議也昔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
正詞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新序二書
最為近古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况崇遠
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為甚
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張來題其後遂云齊
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
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
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
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
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
冥兮無所知神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焉

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穢小教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閑尹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擊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歎歎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効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間采其語謂二氏友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委乎治具聲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

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一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懇實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為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脩脩傳先天圖於种

放放傳於陳博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林子書蓋其門人揚特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楊
蘇翁云相傳於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
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論道論學論書
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
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林子之言
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
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
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者倪走傍縣予亦遣妻
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為
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辨數十通九家者流頗
具有焉孔氏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
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終之以周程者
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疏剔祇排亦竊自謂有
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屢徙之餘書無片積可以稽
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彙越
三日乙酉而浦陽陷矣余遂竭蹶趨勾無驚悸稍

定俾仲子璩曰如右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
相高莫甚於之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
所已具其恃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
於戲邪說之害人係於刀劍雷於烈火也有任斯
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燭乎予生也賤不
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辦復識其私於卷
末未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秋十月丁
酉朔金華宋濂記

高言五首

桓公因過葵丘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劍於

土蝕甚桓公力耆之命左右礪以密砥沃以烏膏雖
日切剗下上而鱗然若痂痂者猶故也持以示隰朋
隰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一布中炯外
空不用則已用不留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開
方開方曰隰朋之言良是昔我太公嘗得寶劍于渭
之陽名曰龍光命太史編占之其繇有曰金以至剛
象此武功大啓示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
卒受國于齊君之所獲與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
伯業乎昌之必自葵丘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
而問曰寡人得寶劍左右皆吾譽子獨無一言何也

夷吾曰君聞而臣佞臣尚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
君勢隆則諂諛日至諂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隰
朋開方者豈不知三尺拈鐵冶鍛之家皆有之今敢
面欺于君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
忘勢者果何為哉桓公足地曰微汝言寡人不及此
勢之所至可畏哉

晉景公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
韓厥而問之女衣纔至軒曾無袞繡之華出牧于
野曾無文軒之載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
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所袞繡之榮適

以囚吾身文軒之美適以桎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
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百齡其速若一日耳舞而婆
娑行而浩歌寤而裝裝寐而魚魚以此優游卒歲不
亦安乎生殺之柄弗累于手安危之機弗繫于心朝
夕所慮者惟牛之飢得青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
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鐘皆外物也
泊然與化俱冥矣不亦達乎有此三者而欲持以易
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謀則善矣如倉生何飯牛者
不荅咲去

衛人有齊丘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食寢非子在

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其
友子人丙曉之曰魯人有愛後狔者後狔產遠徼而
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
尔之所哀得無類是乎齊丘聞之愈悲子人丙之兄
罵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
走告齊丘曰太虐之間氣有屈信生生死死一耳爾
何容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命不
沮化不祈內福不辟外禍不知天之為人人之為天
也且爾之死生亦縱浪六化中未知津涯尚何暇恤
爾之子哉齊丘收泣謝曰喻之矣

商於子家貧無犢以耕乃率一大豕駕之而東犬不
不肯就軻既就復解終日不能破一畦甯毋光生過
而尤之曰子過矣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
起塊也蹄之堅能踏淖也豕縱大安能耕耶商於子
怒而弗應甯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于
牢言將以為穀也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顛之倒之乎
吾憫而詔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商於子曰子以
予顛之倒之予亦以子倒之顛之吾豈不知服田必
以牛亦猶牧吾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
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

牧民者邪審毋先生願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丘有北宮殖操舟捕魚蚌自給夜宿河濱忽獲夜
光之珠明照百步外雍丘之人以北宮殖得奇寶也
爭刺羊豕往賀之曰自君居雍丘出則操舟入則舍
舟其衣罔罔爾其食扈扈爾宋人之婁者未有過於
若也若今一旦得奇寶奇寶世之所珍何欲不饜我
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
有其九環宋國之疆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君得之
河濱也若當籠以呵錫貯以寶械吾挈君西獻之貴
與富弗湏口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還自隆北宮殖
奔以告其父笑曰予居雍丘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
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
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尚可得邪吾安用
是為也吾安用是為也碎之

羅山雜言

漁自居青羅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
似覺粗有所得作羅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
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鷹一或觸焉續續乎整也炎炎乎熱也奔奔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
溼之是猶教孩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雷音聲故
聰全舌不雷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
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一人以文視經斯經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絲絲禁禁乃政之分純純
謚謚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
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曲以逸故民寧弗察故民
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弗三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債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
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七其齒天地生物尚有
不能而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鴟者必入言懼害己也麗色蔽劍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以文徵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
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一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

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戰奚
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好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德合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絕一手能絕外誘手能山立
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省者恃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尔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大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大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書寄言

天台李某遇盜官為購捕之有力鋪工出

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李東鄰女得之官逮女

問挾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詳思為也爾云到有

藏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患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

初女童孀時常用工雜髮故知女藏工怨女嫁時不

賞其勞陷之黃若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

人攜虛篋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慙其給已躡至大

澤申杖之外地有一翁孺子過焉意病歎也挾還其

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
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易兒
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因縱翁歸翁念
見寬也自頸死
為說者曰漢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寬民嗚呼今之
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琴論

客有為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
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
方下嶽首而越底按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苛聽

也齊悅曰是知琴已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筮者
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
側驗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
度之則亦有聲出絲問復曰是又不類鏗鏗泠泠之
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
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矍然曰
子習者筮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
琴鼓一再行齊氏聞之感額曰子給我矣澹乎若大
美玄酒撲乎若簣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
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

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夫
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
愚為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侘乎感斯言作
琴論

琴操二首

客有吏於海東者以能擊貪暴聞然終用是受誣歐
血死予友胡徵君為著哀辭一通予讀之甚悲因竊
取其意作哀海東傷妓女二操使善琴者彈而和之
客之鬼或有知則其鬱_亡之氣庶幾少伸矣乎其辭
曰

我哀海東而思之苦被何人斯猛噬如虎我不擊之
我民之憂縱不我與覆以我為仇蒼天雖高寧其有
極非血之歐曷明心赤泱泱大風沉沉寒泉全殤會
旆我尚何言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四合閃
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午方鬪不可擘拳其力折仆
地市門石鼓十人昇棊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
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亦可辱一
口獨飲倡樓蕭馬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以兩生

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丑亡命
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
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
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
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
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胃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後君
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刀兩生曰有是哉遽摘心經教
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上下
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
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

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奄欲
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君等休
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棲足不得成步
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秦定未德
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為通
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翳耶連擊踏數人聲聞于
玉王令隸人捧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杜
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
艦互市于鄧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
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体

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左毒縣稱制
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情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
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
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
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予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
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
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
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樂者五十人馳馬出
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
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以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

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
池血泔泔滴王撫髀雖曰誠壯士誠壯士命以酒勞
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播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一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
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助不使立勳萬里
外乃搞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
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聞使弼在必當有以
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

